

《邦彦画像》：浓缩的明代松江史

文/程志强

5月12日，在上海松江区博物馆举行的“《松江邦彦画像》（以下简称《邦彦画像》）回乡展”暨《邦彦画传》首发式，引起上海文化界不小的轰动。100余位明代松江府的先贤画像，有序地排列在两大展厅，引导着观众穿越时空，领略明代松江府人才辈出的盛况，触摸上海之根的文化魅力。

一部浓缩的明代松江史

《邦彦画像》出自清代松江府娄县景家堰人徐璋之手。他是晚明肖像画大师曾鲸的再传弟子，“波臣派”的代表人物。徐璋出生的时候（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），明代已经灭亡50年了。朝代更迭的血雨腥风已烟消云散，但明代松江那些杰出的名臣、先贤，尤其是反抗满清暴政的先烈们的的事迹一直在民间传颂。徐璋自幼耳濡目染先贤嘉言懿行，油然而生仰慕之心，一直以不能目睹风采，亲聆教诲为憾事。他是个读书人，又擅长绘画，还特别喜欢与古人交友。因此，每逢听到家乡父老说起前朝先贤，就遍访那些世家大族的后代或者收藏之家，请求临摹先贤遗像。临摹完毕，又搜集撰写先贤的事迹。这样，瞻仰遗像可见音容笑貌，品读事迹如得言传身教。朋友们见了，都认为徐璋真正读懂了古人，绘画与传记都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他们的性情与行谊。到乾隆九年（公元1744年），这部凝聚着他一生心力的旷世杰作终于

基本完成。以一人之力完成百余乡邦先贤的画像并撰写传记，在中国画史上仅此一例。

这些先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：

一是文人学士，科举考试的高手，文学艺术的明星。比如其中有明代松江府的3名状元，他们分别是钱福、唐文献和张以诚。钱福连中会元和状元，所作《明日歌》脍炙人口，流传至今。徐阶20岁中探花，官至内阁首辅，辅佐嘉靖皇帝和隆庆皇帝，扳倒大奸臣严嵩，搭救大忠臣海瑞，培养大改革家张居正，享寿81岁，堪称一代名相，福寿双至。还有一大批书法家，如明初创立台阁体的沈度、沈粲兄弟，明中期擅长草书的张弼，明中后期开宗立派的董其昌，被誉为“当代二王”的莫如忠、莫是龙父子。

二是忠臣烈士，忠贞报国的义士，浩然正气的英雄。在明清鼎革之际，一大批民族英雄走上了历史舞台。《邦彦画像》中唯一的武举乔一琦，文武全才，官至游击将军，镇守中朝边界。在著名的萨尔浒大战中，他被任命为先锋官，所向披靡，先后斩杀努尔哈赤第三子及女婿；但因主力部队全军覆没，最后寡不敌众，投崖殉国，被誉为“万人之敌，大国之光”。清兵入关后，用残暴的屠城来镇压反抗力量，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，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松江人民还是奋起反击。陈子龙，夏允彝、夏完淳父子，李待问，徐孚远等人，“宁为玉碎、不为瓦

全”，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。

三是奇才高士，不拘一格的奇才，遗世独立的隐士。倪瓒是江苏无锡人，元四家之首。他在元朝末年弃家隐于苏松一带，与松江很多文人都交往，对松江文化影响很大。董其昌极为推崇倪瓒的画品与人品：“元季四大家，独倪雲林品格尤超”，“独雲林古淡天然，米颠后一人而已”。倪瓒是《邦彦画像》中唯一的寓贤，也是整套画像中的第二人，可见他在徐璋心中的地位和他对松江文化的影响。此外还有明末著名隐士陈继儒。他的书画艺术与董其昌齐名，但是年仅29岁就绝意仕进，虽然多次被推荐和征召，都婉言谢绝。最值得一提而又被忽略的是，徐霞客曾三会陈继儒，不仅西南壮行始于陈继儒隐居之地西余山，而且后者致西南友人的信函成为徐霞客的“开山之图、护身之符”。《邦彦画像》中的秦昌遇是上海县城隍秦裕伯的后裔，是自学成才的一代名医。著名盲诗人唐汝询，五岁而盲，靠耳闻心诵，学问渊博，著成了《唐诗解》一书，此书由陈继儒作序，并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乾隆九年（公元1744年），既是徐璋的知天命之年，也是明朝灭亡100周年。在文字狱盛行的康乾时期，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完成这部巨制，既是对明朝兴亡的反思，也是对桑梓先贤的致敬，其史家的眼光和魄力令人钦佩。

徐璋完成《邦彦画像》后，他的



▲ 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明代松江先贤倪瓒、钱福、全思诚、徐阶。

次子徐镐继承家学，有续补之作，被称为“徐本”。嘉庆年间，“徐本”为松江藏书家沈慈收藏于啸园。著名回族画家改琦品鉴临摹，因此有“改本”传世。在“徐本”流传过程中，临摹之作有多种，后世公认“改本”艺术价值最高。

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年），松江知府何士祁购得“改本”，建阁于松江府学，春秋致祭，供邦彦后人临摹瞻仰。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五月，太平军攻占松江，“改本”星散。在这场兵灾中，收藏“徐本”的松江著名藏书家韩应陞护书南逃，病死漕泾，“徐本”亦残。光绪十六年（公元1890年），松江名士顾莲、陈士翘等借得“徐本”80余幅，又觅得“改本”数幅，刻石于松江府学。

《邦彦画像》重回故里

1936年，《邦彦画像》从韩家私藏转为松江县图书馆公藏。1937年7月7日，在上海文献展览会上第一次公开展出。在1万多件展品中，《邦彦画像》独树一帜，以示郑重，引起观众高度评价。展览期间正逢抗战爆发，这些传统文化、文献珍品的集中

展示，激发了上海人民的斗志和中华民族的自信。

因时局紧张，上海文献展览会提前于7月18日结束。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，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松江县城。到11月9日松江沦陷，连续轰炸近两个月，松江伤亡惨重，满目疮痍，几为死城。10月底，松江县图书馆馆长雷君彦忍痛取了《邦彦画像》、董其昌书《府城隍制造卷》等珍品，逃到新浜乡。1938年1月初的一个夜晚，又遇群盗来袭，老母被拷打，所携衣物也被掠去。好不容易等到天亮，发现《邦彦画像》已凌乱散放在谷场柴棚间。雷君彦一一检视，发现少了9页。雷君彦带着《邦彦画像》残本和董其昌书《府城隍制造卷》逃到租界，租了保险箱珍藏。

1941年，还在日军的铁蹄下的松江，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、影响深远的文化抢救工程——将散落城内的书画石刻收集起来，“阙者补之，断者续之”，重新放置在醉白池公园。其中幸免于难的《邦彦画像》石刻被嵌置在醉白池南廊壁，原藏于郡斋海石堂壁的赵孟頫书《前后赤壁赋》被嵌置四面厅廊壁。

抗战胜利后，雷君彦将《邦彦画

像》残本上交松江县图书馆筹备处。解放后，《邦彦画像》先是被苏南文管会收藏，后来入藏江苏省南京博物院，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珍藏至今。“文革”前夕，醉白池公园的邦彦画像石刻被装饰成政治宣传栏，再次避过一劫，得以保全至今。

《邦彦画像》绘本与石刻在人物、数量等方面略有出入。绘本共99幅100人，其中有10人为无名氏；石刻共91人，比绘本少1人（杨国柱），多2人（郑栋、李逢申）。综合起来，可以判断姓名身份的共92人。《松江邦彦画传》全面梳理、考证了《邦彦画像》的源流，为这92位先贤撰写了较为详细的传记，使这部浓缩的明代松江史图文并茂、相得益彰，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印象。

从明朝灭亡至今，是370年；从《邦彦画像》完成到《松江邦彦画传》出版，整整270年；从1937年7月在上海文献展览会上的第一次展出，到今天的“《松江邦彦画像》回乡展”，也已经77年。一部画像一部史，一个展览一部书，都是我们对历史和先贤的致敬，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。S

（作者系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）